

A decorative border at the top of the cover featuring red cherry blossoms on thin branches, arranged in a semi-circular arc.

評 劇

人往高處走

王書麟改編

遼寧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是根據同名話劇改編的評劇。

農民老孫頭存在着嚴重的個人打算，看不見互助合作的好處。當互助組轉入合作社的時候，他不肯參加合作社，却和不務正業的馬販子刁六勾搭在一起，夢想着通過單幹可以發財。不料，在具體生產的過程中，由於他人單力弱，竟遭到了許多他不能解決的困難，而刁六又明裏暗裏的向他進行欺騙。直到最後，老孫頭才逐漸認識到合作化的好處。

本劇通過這個故事，深刻地批判了個體農民自私自利的保守落後思想，暴露了個體經濟的脆弱性；同時，也生動地表現了互助合作的優越性。

人 往 高 處 走

王 書 麟 改 編

☆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瀋陽市軍器街二十三號）

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號

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

編號：4396·787×1092耗 墨·14印張·33,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3,076 定價：一角四分

人往高處走

時間：一九五二年春耕到夏鋤。

地點：東北某農村。

人物：老孫頭——五十多歲。

老孫婆——五十多歲。

玉梅——二十歲。

王主任——四十五歲。

心亮——二十一歲。

刁六——四十多歲。

第一場

時間：春耕某日中午。

地點：老孫頭院內。右側三間平房，正面是院牆，靠牆是涼棚；左側是街門，裏側露出一部分馬槽子來。

幕前合唱：

人往高處走，
水往低處流。
組織起來力量大，
互助合作有奔頭。
改變耕作法，使用新農具，
再也不用木頭犁杖慢悠悠。
不怕天災和人禍，
保證年年大豐收。
大家齊心向前走，

社會主義的美景在前頭，
社會主義的美景在前頭。

幕啓：後台老孫頭聲「噢嘶！噢嘶」、雞驚叫聲。
老孫頭上。

孫頭：（唱）這羣猴頭雞該殺不殺，

淨在牲口槽裏瞎扒拉！

（孫頭從窗前拿過來馬套修理，後台倒水聲和水桶聲）

（白）玉梅子，飲牲口那水缸底子沒涮一涮？
（後台玉梅聲「涮啦」。孫婆用簸箕端著麥從屋內出。）

孫婆：是不是你又把大黃米偷去餵馬啦？就那麼點兒黃米，捨不得吃捨不得賣的，你可倒好。

孫頭：（啞嘴地）我知道你藏在哪個熊地方！丟了就賴我。

孫婆：反正抓不着你手脖子，你是不認賬。

孫頭：大紅馬這陣子正扎牙。餵不好是一輩子的事。

孫婆：你不說我賴你嗎？

孫頭：（笑）別窮叨咕啦！

孫婆：（唱）雞要吃點兒高粱你真打，

馬就吃金豆你都不說啥。

去年冬天咱才買的馬，

這才幾天，高粱囤子下去半截，我看你要敗家。

孫頭：（唱）好容易買匹馬，

那是咱們的命疙瘩。

天生你是不存財的架，

婦道人家你懂個啥。

孫婆：這回生產合作社一成立，牲口都歸到一起餵，看你再餵黃米。

孫頭：（被刺疼癢死，苦惱地）唉！

孫婆：倒不錯，省得你三天兩頭的鋤草拉料。

孫頭：哼！你還拿着當喜歌唱呢！

（唱）不懂好賴話，

心裏一點也沒啥。

幾天飽飯把你憐憫，

你怎麼打爽不知道顧家。

玉梅子也跟着隨幫唱影，

（白）這可真怪——

（唱）姑娘怎麼都愛像媽。

孫婆：（唱）我可不是向着她說話，

街坊四鄰都把她誇。

要不好怎能選上區模範，

家裏家外活兒都得她。

要不叫她幫你怎能買起馬，

你可不能說孩子不顧家。

孫頭：（唱）要不買馬到省心！

孫婆：要叫我說，咱們也入社吧！

孫頭：（心中忐忑不安）唉！怕弄不好，

（唱）插進腿去不好往外拔。

孫婆：人家都參加啦，還能有錯？咱就隨和着得了。

孫頭：隨和着！他們胡鬧，咱也跟着胡鬧？

孫婆：咱要不參加，你看玉梅子她能讓你！

孫頭：光聽她鬧鬧就參加啦！

孫婆：咱不管。（放下簸箕往外走。）

孫頭：上哪兒去？

孫婆：我上老趙家借驢去。

孫頭：別忘了捎帶拉點兒馬料。

孫婆：就忘不了你那個張口獸。（下。）

孫頭：（笑）大紅馬呀！

（唱）我爲你做了半輩子夢，

我爲你戴著月亮頂著星星。

勤耕苦做吃穿節省，

好容易把你盼到家中。

自從買你我添了心病，

自從買你我坐臥不寧。

（拿馬套進屋。玉梅挑水桶興奮地擦著汗上。）

玉梅：（唱）太陽照得大地紅，

春風吹得楊柳青。

春暖花開正好生產，

組裏人人忙春耕。

眼看要走向生產合作社，

入社事我爹還認識不清。

（玉梅將水桶放窗下，孫頭由屋內出。）

孫頭：怎麼還沒把牲口送來？不定把紅馬使成什麼樣啦！

玉梅：爹，都要成立合作社啦，誰還能拿牲口不當牲口使喚。

孫頭：說話嘖，不是誰的牲口誰能心疼！

玉梅：（唱）前街好牲口好幾個，

都比咱紅馬強的多。

人家都看得開都入社，

就偏偏咱的牲口捨不得。

爹，頭晌開會王大叔問我，

入社的事叫咱們快點兒說。

孫頭：忙什麼的！

玉梅：（唱）下晌就要上縣裏開會，

爲咱們不能叫大夥等着。

孫頭：（唱）哪能馬虎說做就做，

爹我歲數大經的多。

咱先看一年沒散錯，

要是真鬧好啦來年再說。

玉梅：（唱）道路越走越寬闊，

爹你爲什麼走下坡。

現在組裏像盆炭火，

這陣兒大夥心情又合。

王大叔領導合作社，

土地連成片車馬又多。

採用先進生產技術，

集體耕種機器幹活。

區上縣裏常來幫助，

爹你老還顧慮什麼？

孫頭：咱們買的大紅馬，還沒得利，再說，咱那祖

業地那麼好，跟他們葫蘆攪茄子的混在一塊

兒，弄不到好處散了夥，秋後還不得喝西北

風啊！

玉梅：（唱）馬地分好壞入股做價，

決不是混成一鍋粥。

孫頭：（唱）我看還是小點兒走走，

先站在高崗看水流。

玉梅：看，你老這老毛病又犯了！

孫頭：辦事不能像你們年輕人顧頭不顧尾的。

玉梅：你總是拿老眼光看新事兒。

孫頭：（唱）別看我的眼光老，

想的事情準周到。

咱們的馬壯地又好，

家底也不算太薄；

爺倆多下力食黑起點兒早，

莊稼的糞水再多點兒澆；

老天爺再及時下雨，

決不能比合作社收成糟。

玉梅：（唱）像從前不是旱就是澇，

當不了給你添懊糟。

靠天吃飯不牢靠，

人力勝過天，辦法高。

孫頭：老天爺不下雨，誰還能給天搗個窟窿？

玉梅：不能給天搗個窟窿，天旱也能叫它地下冒水！

孫頭：我這個老眼光看辦不到；你們那個新眼光，我看也想不出什麼高招來。

玉梅：（唱）社裏開會計劃中就有，砌壩防天澇，防旱挖水溝。

在河東地裏打個電井，保證年年都得豐收。

孫頭：那得多大力量啊！

玉梅：（唱）社裏人多大家齊動手，使用的傢什不用愁。

井開一丈寬深打五丈六；井台抹洋灰井口砌石頭。

趙五叔就要動手，不用半月就把工收。

孫頭：（感到興趣）哦！說幹就幹哪！井眼打在哪兒？

玉梅：（唱）咱說好就在那山坡地，水往下淌還順流。

咱們要是不入社，就得串在老趙家地頭。

孫頭：怎麼在咱地裏？（想半天，白語）咱那塊地裏要有眼井……玉梅子你看能行嗎？

玉梅：怎麼不行！

（唱）王大叔，他還說，打井不光抗旱好處多。

來年在那裏開園子種菜，靠山地再栽果木樹八九百棵。

孫頭：（唱）真要是這樣可也不錯……

玉梅：（見狀高興）爹，你樂意啦？

孫頭：不用跟你媽再核計核計？

玉梅：我媽保險不能有意見。

孫頭：嗯……

玉梅：（唱）我這就去對王大叔說。

（玉梅高興地跑下。稍停，孫頭追到街門口。）
孫頭：玉梅子，你看見心亮子叫他快把牲口送回

來！

（唱）現在已經晌午過，

這個時候還不卸車。

(後台刁六聲「老孫大哥在家嗎？」)

(白)誰呀？(刁六上)噢！老六啊！

刁六：孫大哥。

孫頭：你沒上集去踹躑躑躑？

刁六：我是哪一集也沒漏。咳！幹這行可也沒多大意思！

孫頭：到底是手頭靈活一些唄。

刁六：咳！一家四口人全憑我這一個人亂撲登。昨個那一集還趕的真不壞，我把那頭牛換了一匹馬。

孫頭：哎呀！弄到你手的馬準錯不了！

刁六：那邊用說麼！大哥。

孫頭：口兒怎麼樣？

刁六：(詩耀地)剛上邊牙。

孫頭：沒套上試試？

刁六：(數白)只要牲口一着眼，不用試驗就保險，小馬腿好像板凳，四蹄好像二大碗，個頭又够膘又好，馬腰又粗胸又寬，拉磨推

碾，上套駕轅，樣樣活不二五眼，小馬誰看誰稀罕。

孫頭：是不是昨天拴在南場院裏樹上那匹大青馬？

刁六：大哥，你看怎麼樣？

孫頭：老六，你真行啊！

刁六：行啥呀！眼看就吃不開啦！這政府查稅的可太緊啦！往後幹長啦也不是個辦法。我打算好好蔣弄我那幾塊地，可就是他媽的單馬不成根。

孫頭：你不是和劉寶順互助嗎？

刁六：去年我那條犂牛湊合他那個黃牛還行，如今我換了馬，這牛馬也沒法互助啊。

孫頭：怎麼也得找個根口啊？

刁六：這兩天我就琢磨着，可總沒個合適的。(暗示地)大哥！

(唱)咱們兩家要能插根；

這倆馬可真是百裏挑一。

要拉腳那算沒比，

不拉四千斤也拉三千七。

(白) 說個旋乎話，

(唱) 就掉井裏也能拉出去，

再也沒有這樣合適的。

孫頭：(似有所思) 這個……

刁六：(又進一步挑撥) 我這不是說閒話，你們

眼看向合作社，咱哪能……嘿……

孫頭：咳！一家不知一家難！

刁六：(故做不在意地) 你們不是鬧哄的挺好嗎？

孫頭：互助組魚水相幫，倒挺好，這不，又要成立

什麼合作社！

刁六：入社不也是自願嗎？

孫頭：可他媽人家都自願啦，咱還不自願！

刁六：大哥。

(唱) 我說話你可別往心裏去，

你那馬眼下可正有出息。

入社叫大夥亂使一氣，

備不住使壞啦你找誰去。

孫頭：咳！

(唱) 你給搗登的你知道底，

這點流也挑不出第二匹。

頭兩天我花了十萬好幾，

(白) 絮了付滿梳籠頭；又買了個「馬刨子」，

(唱) 連套包都是新做的。

餵的又勤草料又細，

侍弄的溜光水滑怕牠受屈；

三天兩頭還餵點兒黃米，

爲了牠和你大嫂沒少嘍囉。

刁六：(看馬圈) 大哥，你馬呢？

孫頭：還能閒着，這不心亮拉糞，到這時候還沒卸

車。

刁六：噢！我看後山坡那輛車就像嘛，轆子裝的沒

輕重，馬腰都壓彎啦！趕車的還坐在車上！

咳！他哪會使喚牲口。

孫頭：唉！都在一塊兒這些年啦，能不讓誰使喚。

刁六：大哥！心亮子使喚到是應該的，他和玉梅往

後一結婚，你們是正經親戚啦。可是你那馬

口兒嫩，又急驢，叫他使出一差二錯，可是

一輩子的病啊！

孫頭：這陣子可沒看出什麼毛病。

刁六：我搗登一輩子牲口還不知道？牲口出毛病，一下子就妥。

（孫婆上。）

孫婆：六兄弟，什麼時候來的？

刁六：剛來。大嫂忙什麼呢？

孫婆：想拉點兒蕎麥，上老趙家去借個驢。

刁六：驢呢？

孫婆：碰巧人家也要推磨。

刁六：這可真巧！

孫頭：唉！咱多嚙換得出他們的真心來。

刁六：自己現成的馬叫人牽去使喚，自己想磨面連個驢都借不來。

孫婆：六兄弟，你常在外邊跑躑，嫂子我打聽你點事兒。

刁六：什麼事兒？嫂子。

孫婆：（唱）這會兒咱不懂一些新道，成立合作社到處吵吵。

玉梅就說合作社好，

你大哥沒主意說不出道道。

爺倆成天爭講沒個頭腦，

把我也鬧的沒有招。

刁六：生產合作社好哇！（數白）單幹走向集體，

種地用拖拉機，改變耕作方法，幹活節省人力，將來就像蘇聯，那是社會主義，穿的綾羅綢緞，吃的燕翅酒席。要我看也不離，可是做不容易。況且又剛成立，人多哪能心齊，大夥又沒經驗，誰還不爲自己，說個歸根到底，可得好好核計。

孫婆：到是六兄弟剖解的在理呀！

孫頭：要照玉梅子和老王當家的說，合作社比互助組還強得多，還在東山坡地裏打電井。

刁六：大哥，賣瓜的還能說瓜不甜，東山坡那塊地，下邊除了石頭就是石頭，他們想打出水來，那不是做夢！

孫婆：哪有你大哥這樣人，有事兒不知道找個人參謀參謀！

(心亮持鞭子上。)

心亮：大爺，馬送來啦！啊，六叔也在這兒呢。

刁六：我才到這不一會兒。

孫頭：亮子，怎麼這麼晚才卸車？

心亮：拉完糞又給你老捎車毛柴。

孫頭：好小子。

心亮：擱在哪兒？我給餵上吧。

孫頭：不用啊！

(唱)亮子你可不是外人，

使喚牲口得學經心。

轆子不能沒輕重，

裝車不能裝太沉。

拉重載不能坐車上趕，轆馬嚙不住勁，

年輕人別學鞭頭太勤。

我的紅馬口兒太嫩，

你使喚，我真有點兒不放心。

心亮：這小馬駕轆可真好使喚！

孫頭：怎麼又使我馬駕轆啦？(急下。)

孫婆：亮子，坐下歇會兒，看你累的這頭汗。(拿

手中給心亮。)

刁六：就算說不是自己的牲口不心疼，也不好老使

人家牲口駕轆哪！

心亮：沒你不知道的事！牲口駕轆怕什麼？有牲口

不使喚還擱家供着！

刁六：你跟我上什麼腔？就你那把手，還能使出好

牲口！

心亮：誰能比得上你，你是幹什麼的！

刁六：你說我幹什麼的！

心亮：就算你當過馬販子，懂得馬；可要論莊稼

活，就你那把手，還不是二八月莊稼人！

刁六：我當過馬販了干你屁事！

孫婆：你們倆這是怎麼啦？一人少說一句拉倒吧。

(孫頭氣沖沖地上。)

孫頭：亮子，你怎麼使喚的牲口？看你把馬腰「搶」

的！

心亮：大爺，怪我沒當心。

孫頭：皮都磨破啦！

刁六：這是磨在腰上，要是磨在頭上還不得起腦門

風啊！

心亮：（瞪刁六）活像個曹操，你跟着挑間起火，還能賺個小棉襖穿？

孫頭：行啦！反正不是自己的不心疼！

心亮：大爺，你老別上火……

刁六：大哥，跟孩子用不着生這麼大氣，快到屋消火。（推孫頭。）

心亮：大爺，下晌……

孫頭：我拉糞！（被刁六推進屋。）

孫婆：這個該死的老頭子！亮子，你大爺說你兩句可別放在心上。

心亮：大娘！（窘狀）

（唱）趕車沒留神都怨我，決不是故意把馬腰磨。

拉毛柴從堡子東頭過，

濘泥窪子誤住了車。

拉出去費了九牛二虎勁，

道不好淨是高崗下坡。

就在那點兒馬出的錯，

請你老替我好好說說。

咱們兩家誰和誰，

好幾年就在一塊幹活。

勸孫大爺千萬別上火，

孫婆：你還不知道你大爺！

（唱）自從買了馬事就多。

爲了牠不知跟我吵過多少架，

燒的他成天信口胡說。

亮子你也不用難過，

（白）你快回去歇一會吧！

（唱）下晌好幹活。

心亮：你老替我好好勸勸吧！

（心亮下，孫婆送。）

（幕落）

第二場

時間：接前場。

地點：老孫頭家裏。

幕啓：刁六正在拉攏老孫頭，老孫頭在思索。

刁六：（唱）人心難測哪能公，

不是自己的不心疼。

合作社沒成立馬就被使壞，

你兄弟不能看你跳泥坑。

孫頭：咳！

孫婆：（孫婆自外入）難爲你個大老頭子！亮子給

咱們沒少幹活，就把馬磨那麼點兒，看你那

個樣！

刁六：這事攤在誰身上誰也不好受哇。

孫婆：不也得分誰和誰呀！

刁六：親是親，財是財。這個馬現在得捏子數，巴

掌數算下不來呀。

孫頭：老六，咱倆還嘮那個事兒。

刁六：我已經把成敗利害都擺在你跟前了，你自己

琢磨着辦吧。

孫頭：老六，你說農忙季兒僱短工，那不是剝削人

嗎？

刁六：小小不然僱幾個短工，不顯山不露水的有什

麼關係；總比換工便宜吧！

孫頭：（沉思）可也倒是。

刁六：大哥聽兄弟話沒錯。

孫頭：（又疑惑）不行啊！

（唱）萬一遇上水旱風蟲，

那時候得僱多少短工！

孫婆：是啊！那也僱不起呀！

刁六：（唱）大哥的心眼太不靈，

這點兒小事就沒章程。

要是趕上那種年月，

咱就不能在地上死釘。

孫頭：可莊稼院不指着地，憑什麼能耐吃飯？

刁六：（唱）趕車下店強似坐知縣，

到那陣兒咱就把地一扔。

車馬一套去拉脚，

咱哥倆就把買賣搗登。

孫頭：那能保準兒？

刁六：（唱）隔行如隔山得分誰幹，

你也知道兄弟的本領。

管保叫你錢不少掙，

管保叫你常拎打酒盅。

管保叫你秋後賺一匹好馬，

孫頭：能賺下一匹好馬？

刁六：（唱）大哥千萬別當耳旁風。

孫頭：一匹好馬……老六，你看能行？

刁六：兄弟還能給哥哥虧吃？

孫頭：可是剛才已經告訴玉梅子，答應入社啦。

刁六：要退找什麼理由還不能退。

孫婆：要退就退，別三心二意的。

孫頭：（心亂如麻）唉！老六，我倒有這個意思，

可就磨不開跟他們說。

刁六：這陣你磨不開，那些麻煩事可在後頭哪！

孫婆：再不我去找玉梅子回來核計核計吧！

孫頭：（不語。）

刁六：（唱）大哥歲數這麼大，

這點兒事都當不了家。

我可是串門閒說話，

別當我沒棋口把你們拉。

大哥有空串門去呀！

天不早啦我要回家。

孫頭：（着急）老六，咱哥倆再核計核計，你再呆

一會兒。

刁六：我下晌還得送蓼呢。

孫頭：（決心地）老六，你看咱倆家互助怎麼樣？

刁六：大哥，咱們可是明白人不辦糊塗事，這叫別

人看着是不是像我拉攏你！

孫頭：咱這不也是自願兩利嗎？

刁六：你要實在跟我互，我再推辭也不够面子，可

我那大青馬也不次於你那匹裏紅馬！

孫頭：你看你說的。

孫婆：（唱）你大哥爲人老實巴脚，

和誰處事都實打實着。

刁六：合作社那頭可別說我……

孫頭：（唱）你放心不能叫他們知道，

刁六：（唱）要知道我可吃不消。

咱們可是兩好搭一好，

孫頭：（唱）一言爲定咱們就這麼着。

刁六：（唱）下晌就給你送糞，我回去把車套，

（白）我走啦。

孫頭：好，那麼樣！

刁六：（唱）咱哥倆是貨郎揸包——沒有挑。

孫婆：（唱）閒着來串門你哥倆再嘮，

（刁六邊下邊應聲。）

孫頭：（唱）刁六這小子可真海交。

孫婆：我說你也沒跟玉梅子核計核計？

孫頭：跟她核計啥。組長那頭你去說說去。

孫婆：那怎麼說？

孫頭：你就說心亮子把馬「踢蹬」啦！咱退社不幹
唄。

孫婆：你個大老頭子那麼句話都不能說，偏叫我去？我不去。

孫頭：你看你還能幹什麼？我對組長……那怎麼說！

孫婆：你磨不開說，我就磨開說啦！

孫頭：你攔身後咕唧够啦，不去說拉倒，來找閻

會，就給他個不去，忝不登的就那麼的啦。

（玉梅高興地上。）

玉梅：（唱）草木向上長，好花向陽紅，

爹爹入了社，女兒也光榮。（進門）

（白）爹！

（唱）聽說你入社，

大夥都高興。

社裏都說你老進步的快，

王大叔說你思想算打通。

這一回算決定，

開會合理來分工。

你種大田有經驗選你當組長。

（白）媽！

（唱）大夥還誇你老開通，

都說你有耐性叫你把孩子哄。

孫婆：咱可不能看，唧唧哇哇的。

玉梅：（唱）不白看一天七分按天記工。

核計好叫趙五叔動手打井，

這一半天就要動工。

孫頭：（只是抽煙）哼！

玉梅：（唱）見爹媽一聲不語一旁悶坐，
莫非他們又把氣生。

（白）爹，你怎麼啦？

孫頭：（半晌）問你媽去！

玉梅：媽，我爹怎麼啦？

孫婆：你不開言吐語對姑娘說，往我身上推什麼！

玉梅：爹，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孫頭：（堅決地）實話對你說啦吧，咱不入社啦！

玉梅：（驚訝地）爹怎麼！你變卦啦？

孫頭：這回我可拿準主意啦。

玉梅：（氣極地）爹……你……

孫婆：（和解地）你爹不參加就拉倒吧。

（唱）媽知道你們年輕人心盛，

入大堆湊熱鬧愛逞能。

過日子道你們哪兒懂，

咱可不能跟人家瞎鬧鬧。

玉梅：（唱）過日子道就你們懂，

人家都沒有咱們精？

王大叔操辦合作社，

難道他願意把日子過窮。

孫婆：傻孩子，人家操辦這個事還能說不好。

孫頭：不說幾句好聽的誰能幹。

玉梅：你信這好聽的話上過幾回當？（孫頭不語）
號召種棉花你沒種，吃了虧，唉聲吁氣的後悔。

孫頭：淨翻那些老黃曆頂什麼用？這些日子叫你們
給我鬧鬧的悶乎乎的，要不叫刁六點駁我，
還說不定……

玉梅：刁六？

（唱）怪不得爹你變了卦，

原來刁六上咱家。

（白）爹！（控制自己，和緩地）

（唱）你怎麼信起他的鬼話，

十里八村誰不知道他。

他決出不出來好道眼，

無利不起早，總是裏挑外扒。